

求婚记

我这个人，和普通人不一样，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却有一颗非常不平凡的内心，不但脑筋灵活，而且坚毅卓绝 英勇超群。这些 你在我向张暖玉小姐求婚这件事上 可以充分地得到证明。

当我准备去张暖玉家 向她那最受人尊敬的老太爷 提出结婚请求的时候 仅在化妆上 就足足用了三个钟头。刮胡子是最麻烦的了 我恨不得刮得像根本没有胡子一样 结果 平白在颌下刮了两三条刀口 涂了一阵牙粉之后 才算定了血痂。然而最使人心乱如麻的不止这些 那个该死的理发店显然不够高级 有一根头发竟标枪似地往上直翘 我咬牙拔了去 第二根头发被带起来了 我又拔了去。最后 我只好重新往上抹凡士林。因为 我看出 要是一直往下拔的话 我会变成秃子的。

穿衣服、结领带、擦皮鞋、照镜子……凡是男人们求婚时的种种必要措施 我都一一如仪。并且 为了使我那灰败的脸色能显得红润一点 在临上三轮车的一刹那 仍跳了下来，飞快地奔回宿舍 倒杯滚水，一口气服下十二粒多种维他命丸。大概滚水滚得太厉害的缘故 我烫得大跳大叫。要不是我厉声把拥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骂走 简直不容易再爬上三轮车。

然而 二十分钟后 当我敲张暖玉家的大门时 紧张情绪已大为减低。当我被领进那间所谓客厅的破烂房子时 我的紧张情

绪更飘荡得无影无踪。当我弄清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老头儿竟是张暖玉的父亲时，更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原来，像张暖玉那么一位美女，竟生长在这么一个贫贱家庭！我敢发誓，我当时确实下定决心，不要露出看不起他的神色，可是我却怎么都恢复不了从前那份敬畏的心情。

“ 晚安，请坐。”老头儿说。

“ 啊，老……老先生，令爱呢？”

我本来早在肚子里打好草稿，要叫他老伯的。可是，看他那副穷斯滥矣的模样，我的高贵人格使我不能那样张口。

“ 她还没有回来。”

“ 哦，”我说，“我愿意把我的来意通知你。”

“ 好极了，说吧。”

老头儿给我端茶，我很大方的点头，表示嘉许。他双手递给我纸烟，我用两根手指很熟练地轻轻夹过，再用优美的姿态端详了一下，果然是一支新乐园。我拼命忍耐，不让鼻子发出声音，然后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我那乌木烟盒，取出我的黑猫牌。

“ 吸一支好的洋烟吧。”我礼貌地给老头儿。

“ 我不会，”老头儿尴尬地说，“实在对不起。”

“ 没有关系，”我安慰他，一面在鞋底把火柴划亮，用一种不容误解的声调说，“我平常不大吸中国烟。”

老头儿大吃一惊，我知道苗头很好了。

“ 关于令爱的事，”我燃着烟说，“我和她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那是纯洁的爱，她爱我，我也爱她。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府上来，真是十二万分的抱歉。”

老头儿张大着嘴，他显然被我这一段动人的演说慑住。

“ 像我这样的人，薪水虽然只有三百块钱，可是，加上出差费、过节费、防空费、加班费、年糕费、月饼费、四季郊游费、照相费、厕所草纸费、袜子修补费、茶杯缺口镶金费、跳舞学步费、娇

妻娘家地板打蜡费、扑克费……等等，一个月总在四千元以上。”

“你在什么单位做事呀？”老头儿结巴地说。

“当然是公益事业，普通公教人员能这样吗？”

“不对吧，”他怀疑说，“现在是同工同酬了，薪水津贴和普通机关是一样的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永远办不到的，要办到，中国老早就强了，我们公益事业就是有这种好处，反正是小民的冤枉钱。”

“不公平。”

“公平，老先生，”我教训他说，“在中国，只有幸运不幸运，没有公平不公平。我们不谈这些，言归正传。关于交际，关于和上级拉拢，我都说得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麻烦就一天比一天多了，女孩子简直要挤破门。本来，像我这样的青年才俊，哪个女孩子能不一见倾心呢？不过，我却虚怀若谷，特地来看看你，给你一个优先的机会。”

“有趣。”老头儿微笑说。

“不是有趣无趣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像你们这种比较穷苦家庭的女儿，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富有一点的女婿才好。而我，我有充足的力量担负你们全家的生活费用。如果你找一个普通公教人员做女婿，他连自己都养不起，岂不教你女儿活受罪吗？别听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伙子喊叫恋爱神圣和安贫乐道的话。没有钱，恋个屁爱，我这完全是为你着想。”

老头儿的脸变紫，我知道他开始自惭了。

“论学问，”我继续发表灼见说，“不瞒你，我是高中毕业，可是你不要板面孔呀，我马上就要出去到美国留学了呀。中国的大学，我是死也不肯读的。我父亲因为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早就要送我出去的。现在更好了，限制中学生出国的法令被搞垮了，我正在办手续，等你一答应我和令爱的婚事，你女儿就可以

跟我出国。半年以后，在你们中国报纸上登载一则启事，由我父亲和你出面。唉 你不要怕配不上 我父亲一向是恤老怜贫的。启事上说：‘某月某日 小儿小女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假定是华盛顿大学吧，在华盛顿大学教堂举行结婚典礼，请拿文逊·A·斯爬尔斯牧师福证。’天 你看 多光彩 多荣耀 你家祖坟上都会冒出青烟哩。”

老头儿的胡子翘着，我知道他太感动了。

“你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从不肯告诉别人的秘密。当一个中国人，如果不去美国镀一趟金，有什么前途？只要用脚踏踏美国的泥巴，管他妈的弄些什么名堂，回来就是统治阶级，懂吗？统治阶级的意思就是飞黄腾达，懂吗？飞黄腾达的意思就是又做官 又有钱 又可以管别人 又可以向别人训话 懂吗 好了，你想你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人，有什么用？你能够住洋房？坐汽车？冒充老太爷吗？”

老头儿的眼睛开始鼓起来了。

“哎呀，我吐出烟圈 用来扰乱他的视线；老先生 你不能以貌取人呀。我虽然一脸麻子，可是我的心是最最美丽不过的呀 这就是价值连城的‘内在美’ 千金买不来的呀。几粒并不太显著的麻子关 什么紧呢 只要人好就是了。老先生 怎么 你又在盯我的鼻子？我知道我的鼻子有点塌，……至于说到我这豁嘴唇……”

老头儿又打量我的身材。

“关于身材，我连忙声明说，我的身材并不算矮 我敢保证 如果令爱和我站在一起 她也不见得会比我高多少。不过 我也不必再详细为你分析了，也不必在历史上找什么根据了，刚才我说的那一段‘内在美’的理论 你一定完全了解 是吗 你一定完全佩服的。”

老头儿的脸又在变青，我知道他已五体投地了。

“到此为止，我大喜过望，把纸烟屁股在烟盘里缓缓按灭，说：“你这个当父亲的真不错，我也有一个好父亲。你明白，我父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可是，他从小就搞进一个什么派系里去了，并且很活跃，所以能把我弄到美国。此时此地去美国，谈何容易，但我父亲有的就是这种办法，他现在已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不是他的顶头上司，那个叫张达礼的老混账董事长，硬说他人品不正，故意破坏他，他老早就升副座啦。我说呀，我回去跟我父亲讲讲，把你也介绍到国营事业机关里去，再不，弄个什么委员、顾问之类的官儿，怎么样？”

“啊，”老头儿开口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李进及。”

老头儿颊上的筋忽然抽动。

“你大概知道了吧，他的名字经常上报的。”

“你知道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怎么不知道，叫张暖玉。”

老头儿仰头大笑起来。

他虽然是我未来的泰山，我也无法原谅他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野行为。我正打算予以严正斥责，一辆汽车分明在门口停住，我就自动合上嘴巴，难道这种人家也有坐汽车的朋友？可是，大门开处，一个西装穿得比我还要漂亮的年轻人，挽着一个美丽女郎走进来。

“爸爸，”他们一齐叫，接着喊说，“哦，有客人！”

我忽然感觉到不对劲，张暖玉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呀。

“来，我来为你们介绍，”老头儿说，“孩子们，”然后指着我说，“这位是李进及的儿子。”

我的脊梁像被一个可怖的巨灵之掌抓住。

“我叫张达礼，就是你刚才骂的那个老混账董事长。”老头儿自我介绍说。

轰的一声 我的眼睛冒出火星 天地都在旋转。

“孩子们，‘老头儿——不，是老太爷，他说：‘坐下来吧。我现在把这位李先生的来意，和他来到这里以后的一番话，重述一遍。如果说得不对，还请我们这位以未来统治阶级自居的客人改正。我所以要重述一遍的理由，为的是，我希望你们看看他这个活榜样，而以此为戒。’”

我的头上像挨了七八块大砖头 我乞求 我干号 并且 我还努力压迫我的泪腺，希望挤出几滴真正的眼泪。可是，一切都挡不住老太爷的意志。他终于很从容地重述了一遍。立刻，从那一男一女的口中爆出哄堂的笑声，我简直浑身抖得像缝纫机。

“张暖玉？”那女郎恍然说：“你是不是叫李文士？”

“是，小姐。”我哭丧着脸。

“你就是那个死缠活缠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李文士 你没有到水盆里看看你这副猥琐模样？”

上天见罚 我的肚子忽然痛得要命。

“怪，”青年说：“你跑到我们家干什么？”

“告诉你，”女郎叫：“我们住的是五常街，张暖玉住的是武昌街，门牌虽一样，街道却错了，真是又蠢又丑的吊死鬼。”

我跳起来 用拳头打自己的脸 捶自己的胸 又诅咒那个丧尽天良的三轮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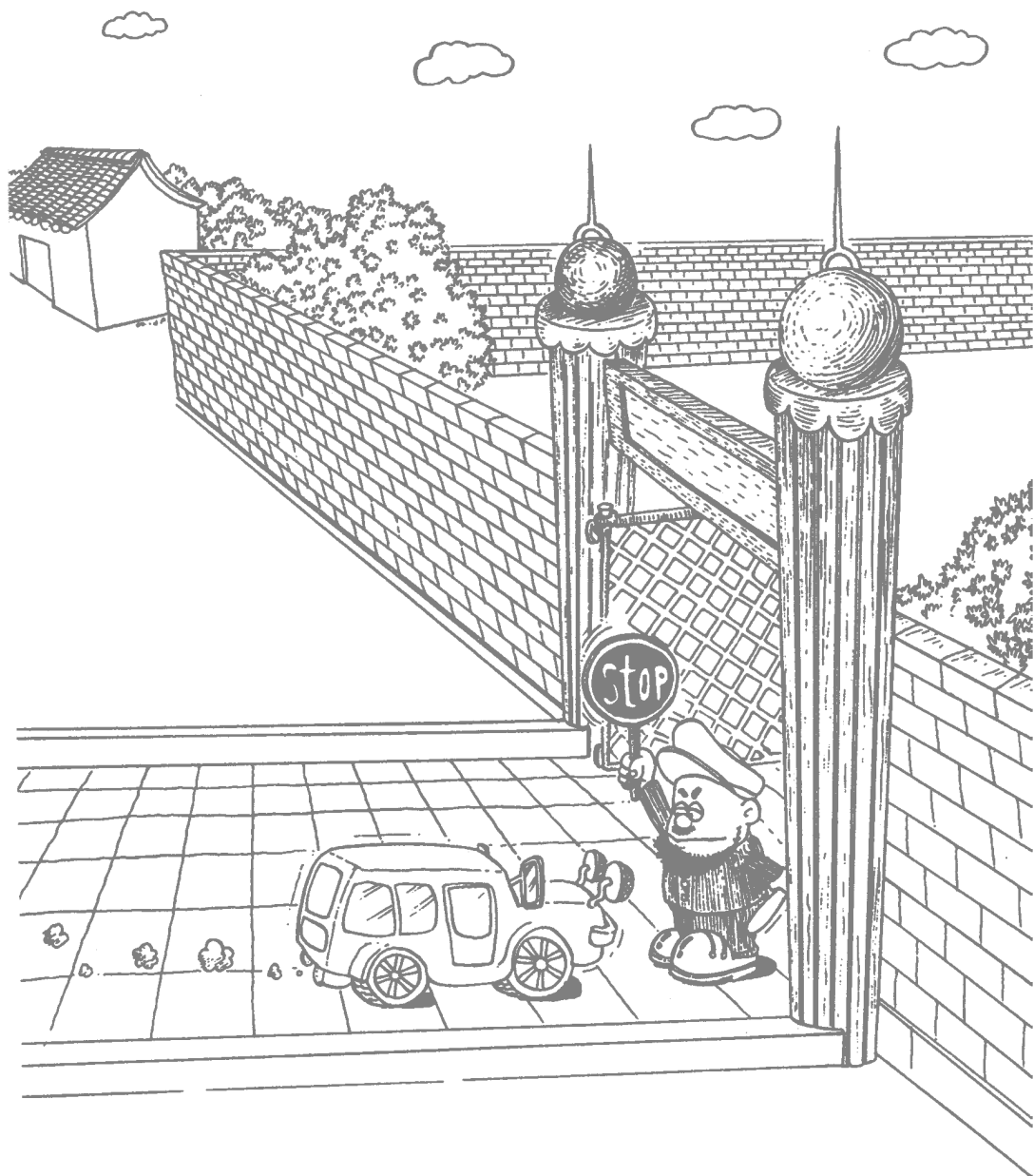
“看你这个样子，”老太爷说：“送他回去，告诉他爸爸，教他爸爸好好管教他。”

“老伯……”我按着肚子鞠躬。

“闭嘴，”年轻人大怒说：“你爸爸才有资格喊老伯，回去问问老李，看是不是。他隔几天都要来表演一番婢膝奴颜，别以为我们看不出。不过，我们不吃这个。”

“少讲些，”老太爷说：“用车子送他回去。”

我更是鞠躬如捣蒜 又用劲拔我的腿 而我的腿却像陷在泥



沼里 费了好久时间 才拔起来 大少爷——那位年轻人 拖着 我 像拖木头似地往外拖 一直拖到汽车旁边。

“ 怎么，”大少爷喝道，“你真的等我开车送你呀 别做梦了，还不快滚。我警告你，你以后再去缠张暖玉，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我发誓再也不敢了 又很忏悔地哭了一阵。然后 觑个空 撒腿就跑。

.....

现在 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之所以入院 是因为到了后来 我的肚子痛得实在太难受的缘故 经过医生检查 才发现我在服多种维他命丸的时候 仓皇间抓错了瓶子 以致服下的竟是毒蟑螂用的红药球。

不过，我最伤心的，还是当人们获知我这次悲惨的遭遇时，竟没有一个道德之士 肯为我扼同情之腕的。所以 虚心检讨这次的结果 我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 那就是下次再向别人求婚时 无论如何 必须先把马路弄清楚。

李义守

时代在变 现在是‘尊师重道’时代了。报纸上出特刊 学生们开大会 大人物们演讲 连公卖局也把香烟打九折 准许每个教员‘备文趋购’十包。官恩如此浩荡 使得身为师表的人 除了感激涕零、不知所云外 简直还有点坐不住马鞍桥的趋势。

所以 当我发现报上登有征求家庭教师的广告时 不由得怦然心动 立刻写了一封应征信去。

五天之后 回信来了。信上是这样写的——

“查台端资格 尚无不合。希于本月 8 日 在家等候面洽 切勿外出 至于自误 为盼。即祝 教安。李启。”

8 日那天一早 我就沐浴更衣 严坐以待。下午五点钟光景，随着一阵剧烈的敲门声，一个彪形大汉跨了进来。

“我是李公馆派来的。”他说。

我连忙介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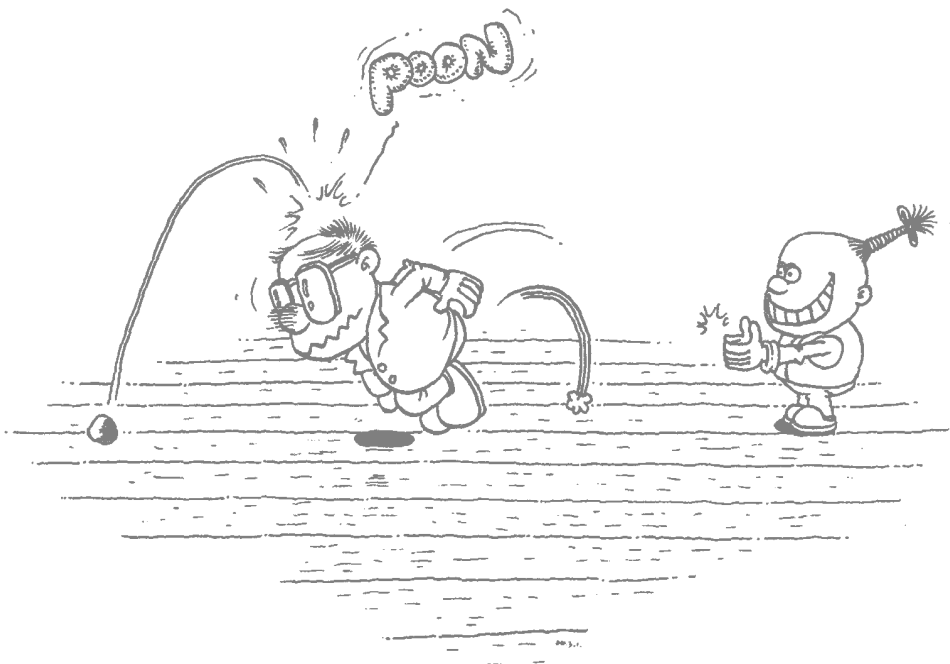
“老钱，”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现在可以跟我去到差了。”

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我说：“我得收拾一下行李。”

“用不着，”他摇头说，“公馆里什么都有。”

等到我提着装洗脸用具的小包 跟着他钻进汽车 立刻被这个最最流线型的家伙弄得飘飘欲仙。

“请问，”我说，“您贵姓？”



“孙威。”

“主人呢？”

“我们的老爷叫——李义守。”

天李义老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记得教师节那天的纪念会上，他讲演讲到师道凌夷的时候，止不住痛心疾首，声泪俱下。讲到如何尊师重道的时候，更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把听众感动得当场就有好几个人，宣誓永远献身教育工作。我暗自庆幸我的幸运，能碰到这么一位好的学生家长。

车子忽然在一家医院门前停住，我正要发问，孙威已把我推下来。

“干什呀？”我叫。

“检查身体。”

于是，整整两个钟头，我像一个国产片电影明星似的，表演了各式各样，却尽都是些教人直起鸡皮疙瘩的姿势。

“他有肺病吗？”末了，孙威盘问说。

“没有。”医生翻动记录。

“扁桃腺怎么样？”

“正常。”

“头上生没生虱子？”

“还干净。”

“牙呢？”

“结实。”

“多重？”

“六十二公斤。”

我忽然觉得我是一个被什么魔法师变成的驴子，现在被牵到市场拍卖了。不由得大喊一声跳了起来。

“哎呀，”孙威赶紧嚷道，“他的神经？”

“请放心，都是第一等货色。”

孙威把我抓进汽车。我挣扎着，声明我不干这份差事了，可是没有用，汽车已在风驰前进。

穿过繁华的大街，穿过寂静的郊区，最后，穿过警卫森严的别墅大门。

我被领进客厅，这客厅豪华得照眼，连窗帘都闪闪发光，一个妙龄少妇正歪在沙发上看电影画报。孙威抢前几步，把我的身体检查表递上，她看了一下，点点头。然后，她脸上故意地露出使我安心的笑容，一面低声吩咐了孙威几句。孙威退出去了，我手足失措地站在那里。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正是最力主尊师重道的李义老。

“好极了，迷死啦，Mr. 钱，”他没有让我坐下，也没有和我握手，只用一种优美的动作摸着自己的肚皮，两眼盯着我，仿佛我现在正是他的听众，“你愿意从事世界上最神圣的教育工作，我十二万分地佩服和崇敬。至于你的月薪，暂定为一百元……”

他把语气加重，“一百元虽不够买一双皮鞋，可是我这里还供膳宿。况且这不过只是试用。三个月后假使你表现得不错我会给你加钱的。你教的是我第十三个孩子，今年六岁。”

一个手拿弹弓的孩子跑了进来。

“妈咪！”他奔向那妙龄少妇。

我这个可怜的脑筋开始画问号了。爸爸六十多岁 妈妈二十多岁 第十三个孩子六岁 我不懂。

“你就住在孩子的房间里，”李义老吩咐我说，“晚上还得请你特别照顾 哎哟 儿呀 来见老师。”

“我考你 老师，”孩子仰起脸说，“你什么大学毕业的？”

“啊 我 我是师范学校。”

“嘻，嘻！”

孩子扭头跑掉了。我感到十分尴尬 立也不是 坐也不是 正在满脸通红，不提防，后脑勺突然挨了猛烈的一击，一块石子落到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立刻觉得头骨已碎，脑浆已崩裂出来了，一步没有站稳，就栽倒在地，耳边还听见我的学生——小少爷的拍掌大笑。

“爸爸，”他喊道，“看我的弹弓准不准？”

好久 好久 我才悠然还魂。电灯已亮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李义老两个人。

“我不干了。”我爬起来叫。

“迷死脱钱，”李义老表示抱歉说，“我加你一百二十元一个月。”

孙威跑进来把我拖出去。晚饭的时间到了。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五个西装笔挺的人早已团团坐好，气派高雅得仿佛是祀孔大典时的嘉宾，我暗暗地向孙威打听他们都是谁。

“我来介绍，”他嚷道，“这位是周司机 这位是武管家 这位是郑账房 这位是王卫士 这位是冯卫士，”他拍拍自己的胸脯，

“在下 孙卫士，一等一级的卫士，”然后 手指伸向我“，这位是新请来的老师 迷死脱钱 医生批准的好货色。”

“妙，他们哗然喊出由衷的欢迎说；又多了一个打沙蟹（扑克牌）的伙计。”

一面吃饭 孙威告诉我：“老钱 你这个老师是当定了 刚才小少爷打了你一弹弓 你没发脾气 我们夫人就看出你是一位道德高尚、学问深奥的老师。你别嫌钱少 连我们刚来的时候 也是一百块钱起薪哩。你只要伺候小少爷 让他欢喜 还怕赶不上我们弟兄？”

饭罢 孙威领我到小少爷的寝室 也就是我的寝室。一进门，就看见小少爷正蹲在墙角 在柜子下摸东西。

“你来得正好 老师，”他说，“快给我掏皮球。”

我犹豫了一下 想不出抗命的理由 只好也蹲下来 把手伸进去。说时迟 那时快“啪”的一声 大概是毒蛇的巨牙噬进骨髓 我痛得浑身发抖 急忙把手缩回 手上却带出一个预先布置妥当的老鼠夹。小少爷在旁边哈哈大笑 我呢 我不禁杀猪般地叫起来。

叫了一会儿之后 我努力地忍住疼痛 摸出纸烟 打算藉尼古丁麻醉一下。

“爸爸 爸爸！”谁知道小少爷却忽然惊恐地大叫大喊 好像刚才被夹的不是我而是他；“快来呀 快来呀！”

我的叫声没有人理，可是小少爷的叫声，反应却十分迅速。霎时间 李义老撞进来 妙龄少妇也跟着撞进来 搂住小少爷直叫心肝。

“爸爸，”小少爷委屈万状地指着我说；“你看 他在这里吸烟。”

妙龄少妇得救似地吐了口气，我偷偷地把烟熄掉，握在手里。

“迷死脱钱，”李义老瞟了我一眼，我犯罪似地低下头，“我不希望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染有这一类不良的嗜好。不过，你一定不能改正的话，我也不坚决反对。只是请你到吸烟室去吸，吸烟室就在隔壁，孙威会告诉你的。”

我狼狈地连连点头。

“哦，”李义老忽然想起说，“你刚才闹的什么？”

我哭丧着脸把小少爷的恶作剧说出来，并伸出我那红肿淤血的手指，我想至少可以听到几句安慰的话。

“这个，”李义老把眉头皱着，有点不耐烦，“迷死脱钱，”他说，“你已叫了好久，而我并没有干涉你，已经很够民主了。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不必老是追究。明白吗？年轻人。”

我手指痛得无法回答。

“老师呀，”少妇开口了，娇滴滴地，“我把孩子交给你了，临睡时记着替他洗澡，脚趾缝里要擦干净。”

小少爷随着爸妈，蹦蹦跳跳走了。我觉出我的脸色铁青得难看。

可是，更可怕的事却发生在夜间。

小少爷睡得像一具小僵尸。窗上时隐时现的月光，像孔丘先生的幽灵在眨眼。

我怎么都睡不着，正在辗转反侧，陡地，轻微的脚步声从门口响起来，一个庞大的人影投到墙壁上。我的热汗马上变成冷汗，尤其是当那个庞大人影的魔掌伸向小少爷的床上时，我简直要瘫痪了。我本能地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四书五经”，因为在目前，“经”的力量很大，对人可以升官发财，对鬼当然可以避凶趋吉。果然，念不上两句，庞大的人影就被念跑了。房中静悄悄的，一点没有异样。我爬起来到小少爷的床前一看，他睡得正甜。

然而，当我再躺下不久，那个轻微的脚步声又响了，分明一

个人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鼓起勇气瞟了一下眼角，只看见孙威挂着白朗宁手枪，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吓得手指也不痛了，又觉得眼前一黑……

呼唤的声音把我惊醒。

“迷死脱钱，我发现李义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站在我的床头，他穿着华贵的睡衣，更把他衬得像油画上的人物，我刚才忘记吩咐你，你应该每隔十分钟起来替孩子擦汗。”

说罢，等我表示过惊讶之后，才昂首而去。那昂首的姿势是属于不同凡品之类的。

“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呻吟说。

“老兄，孙威解释说，今天轮到我值班查夜。知道吧，连老爷夫人的房间都不关门，都要查的。查到你这里，看见小少爷头上有汗珠，第一次我替你擦了，第二次，我不得不报告老爷。你睡得真死，叫了半天你才醒。”

这真是名副其实最可怕的一夜。我这个当老师的，一共起来三十六次，来服侍我的学生，除了擦汗外，还附带替他拿了两次尿罐。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替小少爷穿上衣服，被女仆领进去洗脸吃饭了。我刚拿起牙刷——

“老钱，老爷请！”孙威叫。

李义老还在床上躺着，妙龄少妇的娇红脸蛋正偎着他那肌肉松懈的腋窝。孙威把报纸递给我。

“先读国际新闻吧！”李义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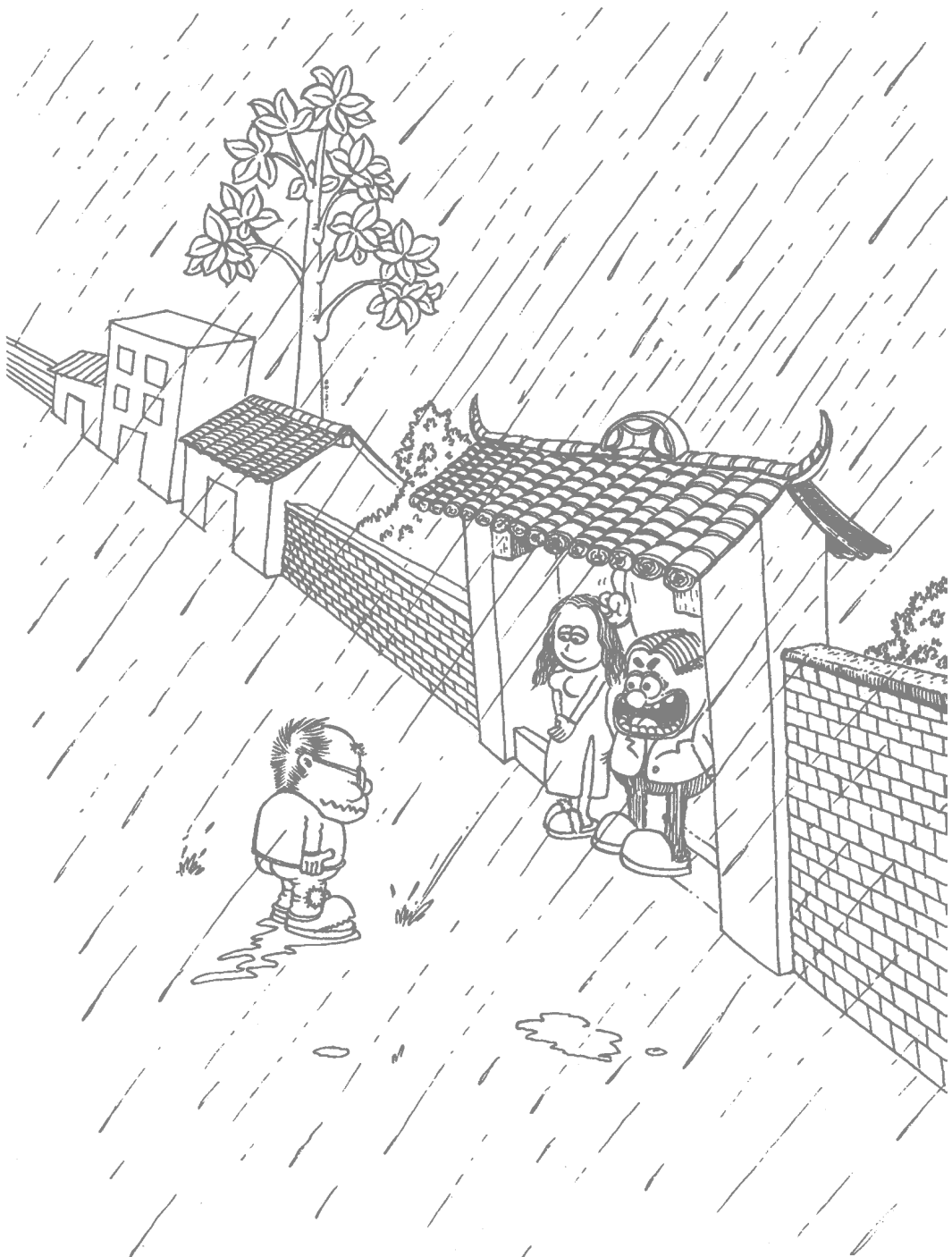
我只得服从。

“本省新闻！”李义老朦朦胧胧地说。

我的嗓子逐渐冒火。

“再念广告！”

一个小时之后，李义老终于像死狗一样地哼也不哼了，可是



我站在那里的两条腿 却麻木地成了两根铁棍。孙威悄悄地把我唤出去。

“老钱，”他夸奖说，“你的口齿真清楚 有你的。上个月请的那个女老师 自命清高 不肯念报 没等到吃早饭 老爷就开了她。走吧 上午陪小少爷上学 记住 在校门口等着，一下课就去给他擦汗。下午帮老周洗汽车 这车是美国最新式的 海关硬不准进口 说是违法 违他妈的屁法 我们老爷一个电话就要了出来。还有……”

一种无法自制的穷酸之气 通过我的血管。

“我不干了！”我喊。

孙威吃惊地望着我。

“我干不了。”

“别小孩子脾气。”

“真的。”

我冲进寝室收拾我的洗脸用具小包。

“老爷要见你。”等我出来 孙威拦住我。

我只好回去站到我读报时站的地方。

“你要辞职？”李义老怀疑地 睁开他那尊师重道的慧眼。

我承认。

“你在我这里当教师 比在公立学校当教师 好得多啦，”李义老说 似乎我已不是听众 而是他家里的人了，“在公立学校当教师 名义上好听 其实还不是骗死人不抵命 乐岁终身苦 解聘则不免死亡 有什么出息呢 你在我这里 三五年后 我一张名片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算小的差事 你怎么如此糊涂？”

我坚持非走不可。

“我再加你二十块钱，”李义老瞪大眼说，“我不希望你用辞职的手段来争取薪水，你总应该知道现在的教员是什么价钱。”

我几乎用哭泣的声调 告诉他 我已找到了更高尚的职业。